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殊域周咨錄 第十六卷 撒馬兒罕

撒馬兒罕不知古何國，或云漢■賁地。東西相距三千餘里，地勢寬衍，土田膏腴，為諸番勝。元駙馬帖木兒者主其國。東有養夷城、沙鹿海牙、塞藍城、達失午諸城；西有渴石、失裡迷諸城，皆隸焉。本朝洪武二十年，帖木兒遣回回滿刺哈非思等二人開通道路，貢駝馬。

二十七年，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失等奉表來朝，貢馬二百匹。表曰：「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，統一四海，二德弘布，恩養庶類，萬國欣仰，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，特命皇帝出膺運數，為億兆之主，光明廣大，昭若天鏡，無有遠近，咸照臨之。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，恭聞聖德寬大，超越萬古。自古所無之福，皇帝皆有之；所未服之國，皆服之；遠方絕域，昏暗之地，皆清明之。老者無不安樂，少者無不長遂，善者無不蒙恩，惡者無不知懼。今又特蒙施恩遠國，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，使觀覽都邑城池，富貴雄壯，如出昏暗之中，忽睹天日，何幸如之！又承敕書恩撫勞問，使站驛相通，道路無壅，遠國之人咸得其濟，欽仰聖心，如照世之杯，使臣心中豁然光明。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，惟知歡舞感戴。臣無以報恩德，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，如天地遠大，永永無極。」照世杯者，其國舊傳有杯，光明洞徹，照之可知世事，故云。是年，又遣使貢海東青。

初，撒馬兒罕人有商於漠北者，大軍徵進自捕魚海執歸京師。上疑其奸細，令居中國，後審知為撒馬兒罕人，俱遣還。國主感恩，遣使入貢。上嘉其有文，遣主事寬徹等報之。並諭各番，為別失八里所留（別失八里即亦力把力）。

永樂元年，禮科都給事中傅安歸自撒馬兒罕。先是傅安使西域，為撒馬兒罕所羈留。凡十三載，至是始歸。上念其久勞於外，賜一品服致仕。是年，國主兀魯伯遣使貢馬（帖木兒孫）。五年，北平道按察使陳德文（一名瑩中）亦自撒馬兒罕歸。德文，洪武末出使西域，遍歷諸境，採訪山川風俗，作詩歌一帙進呈。上嘉之。賜馬三疋，擢金部御史。

德文詩不能悉，今特舉《見雁懷友詩》云：「上林書札為誰將，漢節蘇卿憶帝鄉。萬里承恩來虜地，何年歸覲列■行。繡衣塵滿關山杳，驄馬星馳道路長。此日雲邊看雁字，老懷無計附同窗。」

十三年，復遣陳誠使西域。誠自行人進吏部員外郎，偕中使李達齎詔幣往至撒馬兒罕。其國主遣使隨二人來貢謝恩。

正統二年，貢馬與玉石。四年，貢良馬。色玄，蹄額皆白，賜名瑞朱■。詔畫史圖之。十三年，又貢方物。詔宴其使於陝西布政司，以數少故也。

成化十七年，進二獅。至嘉峪關外，奏遣大臣往迎。職方郎中陸容言：「獅子固奇獸，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，在乘輿不可以備駟服，不當受。」上遣中使迎之。

二十二年，夷使怕陸灣等貢獅得賞。中人韋眷護行至南海，又將浮海還國。雲欲往滿刺加更市獅貢。韋眷利之，從其請。廣東布政使陳選言：「此西域賈胡為奸利耳。使墮其謀必貽貽番之笑。且珍禽奇獸之好不可以示外夷。」力拒止之。

廣東番禺縣民黃肆及王凱父子招集撒馬兒罕等國夷商，交結中官韋眷出海通番，怙勢殺人驚擾地方，被本縣知縣高瑤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，申呈於布政陳選。選行文獎高瑤。仍具奏下巡撫都御史宋吳勘報。吳畏眷，不敢詰問，姑緩之。眷結中官誣奏選黨比高瑤。上怒。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。行、同愛畏眷，不敢反異，不敢復奏。復賂選所黜吏張■，令誣執選。不從，行等阿眷，執■拷掠。■曰：「死即死耳，安敢以私憾滅公議陷正人也。」行等羅織無所得，乃誣選矯制發粟，意在侵欺，褒獎屬官，志圖報謝，論罪當徒。奏入。詔奪選官，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。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。選至南昌疾作，卒於石亭寺，時年五十八。

張■乃上言：「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，曾參大賢而三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，是豈成王之不明，參母之不親哉！凡以日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。陛下臨御區宇，明並日月，恩同父母。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，覆盆之下復有沉冤。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，夙抱孤忠，子處群邪之間，獨立眾憎之地。太監韋眷通番敗露，知縣高瑤按法持之，陳選移文嘉獎，以激貪懦，固監司之體也。奈何宋■、徐同愛怯勢保奸，首鼠兩覷。以致韋眷橫行胸臆，穢蔑清節，熒惑聖明。勘官李行承眷頤指，鍛鍊成獄，竟無左驗。臣本小吏，以誣誤觸法，為選罷黜，實臣自取，非選有加於臣也。眷乃妄意臣必憾選，以厚賄咱臣，令扶同陷選。臣雖胥徒，亦知廉恥，安敢欺昧心術，顛倒是非。眷既知臣不可利誘，乃囑行等逮臣於理。彌日拷掠，身無完膚，臣甘死吁天，終無異口，行等乃依傍眷，語文致其詞，劾選勘災不實，擅便發倉，曲蔽屬官，意圖報謝，是毀共姜為夏姬，詬夷齊為盜跖也。本年嶺外地震水溢，漂民廬舍，屬郡交牒報災，老弱張口待哺，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。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嚥，謂輾轉行勘，則民命垂絕，其何能待！所以便宜議賑，志在救民，非有他也。選素剛正，不堪屈辱，乃為勘官凌侮，憤懣成疾，旬日而殂。李行幸其就死，不為醫療，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，以快其忿。小人佞毒，交結權幸，一至於斯。司寇之屬，要在詰奸刑暴，安取此輩為也！夫選砥節奉公，橫罹讒構，君門萬里，孰諒其冤。臣以罪人攢斥田野，乘未自給，百無所圖，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，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，長讒佞之奸，為聖明之累也。」奏入。不報。第以他事罷眷鎮守。選字士賢，浙江臨海人。自少沉靜端慤，立志以聖賢自期，潛修點識，不求人知。終身儉約，有寒士所不及者，蓋篤行之儒為己之學也。南畿、河南、廣東皆立祠祀之。

弘治二年，又進獅。禮科給事中韓鼎言：「猙獰之獸，非宜玩押。卻之。」上嘉納焉。四年，又進獅及鸚鵡至廣東。守臣以聞。禮部尚書倪岳上疏請卻其貢，但使行人往勞。疏略曰：「臣觀撒馬兒罕所進獅子，乃夷狄之野獸。非中國之所宜蓄，留之於內，既非殿廷之美觀；置之於外，亦非軍伍之可用。且不免以彼無用之物，易此有用之財。倘或非真，豈不受遠人之欺，貽天下之笑。且啟蠻夷窺伺之心，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！臣等切為朝廷惜之也！嘗聞聖明帝王不寶遠物，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，召公致戒；漢文帝時千里馬獻，下詔卻之。載之經史而傳美萬世。成化初年，憲宗皇帝亦嘗降諭朝鮮，罷獻白鵲、海東青。皇上踐祚，首頒明詔，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，以杜騷擾之弊。既而放禽鳥縱鷹犬，數日之間屏去無遺。弘治元年，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，卻令取回。本年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物，嚴申禁絕。善政善教，遠近稱頌。以為聖德恭儉，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異世，由是而始終惟一，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。今未及三年，而廣東鎮巡言官又因撒馬兒罕進獅子至，要行起送。臣等仰窺聖心，必不納此無益之物，以為聖德之累。但恐有引先朝事例為言，容其到京。則所經歷途途騷擾必多，賞賜犒勞，須從舊例。即今地方水旱相因，人民窮困，顧乃疲中國以待遠夷，費有用而易無用。況本番進貢使臣，例該於陝西、甘肅驗放起送。今若聽其從海而來，則後次倘有附近本番浮海商夷，托稱彼國差來入貢，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，何由知其真偽？且又令其習知海道而啟意外之虞乎！臣等愚見深為未便。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，察夷人詭冒之計，斷自宸衷。阻其使臣，盡卻所貢。仍差行人一員馳驛前去，緣途體訪，隨其所在司府宴勞給賞，嘉答其意，整其原來艦舶，以使撐駕迴旋，帖服其心。仍請敕一道，曉諭阿黑王，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，但差人進貢，只依成例量備駝馬，從陝西陸地以達京師。其獅子、鸚鵡，非常有之物，不必遠涉海道來進。如此則遠方夷丑知明天子之所為，有非彼之所能測。然後益脩政治，益崇俊良，使家給人足，禮樂興行，邊域無警，萬方賓服。如此則雖四夷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，矧一猙獰夷獸，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！」上嘉納其言。

李東陽《卻貢獅詩》曰：「萬里猙獰初卻貢，一時台省共騰歡。極知聖學從心始，誰道忠言逆耳難。漢代謾誇龍是馬，隋家空信鳥為鸞。非才敢作清朝頌，獨和新詩寫寸丹。」

按《客座新聞》云：「弘治中，西番貢獅，其性險怪。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。夜則同宿於木籠中，欲其馴率故也。少相離則獸眼變異，便作威矣。一人因近視之，其舌略黏則面皮已去一半矣。又畜二小獸名曰吼，形類兔，兩耳類長，僅長尺餘。獅作威時，即牽吼視之，獅畏服不敢動。蓋吼作溺，上著其體，肉即腐爛。吼猖獗，又畏雄鴻。鴻引吭高鳴，吼亦畏伏。物類相制有如此

者。」

又《石田雜記》載：「本朝劉馬太監於西番買一黑驢以進，能日行千里。又善鬥虎，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鬥，一蹄而虎斃；又鬥一牝虎，三蹄而斃。後與獅鬥，被獅折其脊，劉馬伏地大慟。蓋亦獸之異常者雲。」

嘉靖改元，撒馬兒罕等地面夷使火者馬黑麻等四十二名，寫亦打黑麻等二十四名，滿刺才■慎等三十三名，及土魯蕃並哈密夷使使壇虎力一十一名，各進貢。陝西行都司指揮鄭愷、張俊等伴送各夷，俱於嘉靖元年九月後甘州驗放入關，一齊起程。後有陝西西安府、河南真定府等處放債賣買，至次年十月到京。禮部尚書汪濬疏曰：「正德年間，容令各處回夷在館四五年住歇，恣意妄為，驕縱特甚。欽蒙皇上御極之初，盡將各犯拿問發遣。今各夷進貢起送，猶不知戒。伴送人員不能鈐束，在途遷延隔歲日費廩給，先到京者日費下程，等候同賞。光祿寺供應無窮。前項夷人一百六十八名，每五日欽賜下程一次，費銀一百一十餘兩。每月六次費銀六百餘兩；二個月一千三百餘兩；三個月一千九百餘兩。延住月久，下程益多。舊例相沿，不為限節，委的糜費。候賞不得，反生嗟怨。合無將今次到館已經譯審給與欽賜下程，行光祿寺照例五日一次送，但經給賞之後，次日即與住支。行陝西、河南、直隸等處，各夷回還之日，但有與軍民交通賣買，在驛遞延住一日之上者，住支廩給；軍民枷號問罪；伴送人員不為鈐束，從重治罪。敕下內府承運庫，本部賞賜手本到庫之日，即給與彩緞絹疋等項。不得稽遲坐費光祿寺下程，以重為民困。本部行提督會同館主事嚴為關防，開張賣買三日之後，不許私與外人交通賣買。如有貨賣不盡，准令帶回。作急催促起程。」上從其議。

後因土魯蕃占奪哈密，入寇甘肅，議絕其貢。各處夷人隨路羈禁。又議土魯蕃夷人等二十二名俱暫且羈候腹裡，所在地方待後虜情向背已定，另行議處。提督尚書王瓊議欲興復哈密，請將見監莊浪衛撒馬兒罕貢使土六孫等五人、見監永昌衛撒馬兒罕貢使本奔一人，並進貢未回撒馬兒罕夷人九十九人，及天方國一十六人，令鎮巡官陸續驗放出關，遣歸本土。其原帶方物並隨身財物聽其領回，不許官司侵克，重失遠夷之心。

嘉靖七年，王瓊復疏曰：「臣於六月初七日到於平涼府東關，有撒馬兒罕、天方國、土魯蕃、哈密四處夷人。臣審問因何在此住歇，各夷告稱有鎮守甘肅李隆傳示。如今聖人出世登極，不比在前。但係外夷俱進貢慶賀。以此各夷於嘉靖元年前來，進貢到京，管待筵宴，給與賞賜，起關應付回還。不料嘉靖三年土魯蕃犯邊，將各夷沿途留住。原差伴送官舍俱回甘州，我等在此自備盤纏過活。但查審各夷，內係撒馬兒罕、天方國者，俱該遣還。係土魯蕃哈密者，俱該腹裡地方羈候。又據撒馬兒罕等夷人告稱，若將哈密土魯蕃夷人留住，只放我輩出去，路經土魯蕃，必不肯放過我輩，亦不敢去。又稱若路不通時，寧往兩廣去，還可得生。查得先該巡撫都御史陳九疇原議，要將土魯蕃、哈密貢回夷人俱發兩廣地面安置，先任提督尚書楊一清為國忠謀，反覆辯論，將哈密、土魯蕃貢回夷人改擬腹裡羈候，待虜情向背已定，另為議處。將撒馬兒罕、天方國無乾夷人，遣還本土。題奉明旨，依擬施行。土魯蕃各官即能體悉楊一清之忠謀，用彼處夷之長策，即將應放還者放還，應羈候者再為議奏。夷情寧息久矣，乃各坐視玩弄，故違明旨，延今二年之上，不行查放議處，臣實恨之。切照土魯蕃節次齎遞番文求和，專一以放回進貢夷人，並打發出賞賜為言，乃其本心。及詳撒馬兒罕等處夷人告稱，不放出土魯蕃人，不敢回去，亦是實情。合無行令各該巡撫，通查各處羈候夷人起關，差官伴，至甘肅行都司羈管，給與口糧養贍臨時。臣與鎮巡官訪探土魯蕃仍前求和通貢，以後再無侵侮別情。將原擬羈候各起貢回夷人，與原擬遣還撒馬兒罕等夷人通行議放出關。令鎮守總兵官出給印信漢番字帖文，交付撒馬兒罕等夷人傳與土魯蕃，令退哈密城池，許其進貢，邊釁可息。如彼不聽宣諭，直在於我，曲在於彼。另行議處，亦不為損。」上亦從之。自是王瓊撫處之後，土魯蕃聽命通貢。撒馬兒罕各夷俱以時朝貢。

十一年，額即■遣使扣關求貢。禮部查係原非入貢番夷，行總制陝西三邊都御史唐龍議其應否起送至京。唐龍疏稱：「西域諸夷其名號不係我朝封爵，先年入貢止據哈密忠順王開奏某處某起人數，今忠順王年久缺封，哈密止照伴送之例，遇夷使到日差人伴送，雖哈密之人知亦未真。今據行都司會審，夷使火者皮列等供稱，哈辛王等原在撒馬兒罕北山額即■地面居住，且言半是達子。先年差使臣土魯孫等進貢，卷查相同。則今日哈辛即前日哈辛，彼時稱北山則方隅，今稱額即■則地名耳。但彼處遠方既無可稽，供報詞語又隔譯審，委難取實。及照先年哈辛已經進貢，今次來使似宜俯從。乞敕該部計議，合無念彼遠夷，其名稱言詞不必深較，準照撒馬兒罕等夷一例起送。惟復責其名稱之殊。恐有冒充之弊，以禮遣回。其已驗給軍馬量給官價以償其直。」

禮部尚書夏言疏曰：「臣等檢閱堂稿，前項番文所稱哈辛王差來使臣土魯孫等實未嘗到京。今據其詞，未可輕信。若許其入貢，則撒馬兒罕載在《會典》，見今已行照例起送。夷使火者馬黑麻等在途，並存留男婦共一百六名口，豈有一國而二王，一次而兩起進貢之理。況既譯審係撒馬兒罕地面人分在此山寄住，則即撒馬兒罕部落，豈可擅自稱王，擅求入貢？倘因容貢之後，他日與撒馬兒罕抗衡爭長，兵連禍結，責將誰歸？但係該邊守臣失於稽查覺察，遂將所進馬匹已行給軍騎操，今守候日久，似難遣回。依擬將額即■哈辛差來夷使火者等暫照撒馬兒罕事例，量行起送數人赴京。其餘存留在邊，聽候給賞，以全朝廷柔遠之道。往後入貢年分止許附搭撒馬兒罕同來，不許別稱王爵，自分國土，有違國典。再照鎮巡等官，先因諸夷入貢名種殊常，番文繁疊，便當詳加譯審，研究來歷，遵照事例處分。為是今既不能深察夷情，又不肯力扶國體，則邊方重寄所賴何人。合行鎮巡官今後務要慎重邊防，保全大體。毋或好大喜功，召侮啟釁，斯為御戎上策。」上從之。後哈辛附撒馬兒罕，不絕至今。

其國山川景物頗類中華。國王戴白圓帽，妻以白繒纏首。飲食喜甘酸羹雜米肉。器用金銀，不設匕箸，以手取食。商賈交易用中國所造銀錢。坊亦有酒禁，屠牛羊者理其血腥。人多巧藝，善治宮室，門楹皆雕文刻鏤，窗牖綴以瑟瑟。俗重拜天，建屋祀之，以青石為柱，雕鏤甚精。經文皆書以泥金，裹以羊皮。

其山川曰鐵門峽（渴石城西懸崖絕壁，夷人守此，名鐵門關。《唐書》自焉耆過鐵門），曰哈刺卜蘭河。其產：金、銀、玉、銅、鐵、珊瑚、琥珀、琉璃、■、■思檀（樹葉類山茶，實類銀杏而小）、水晶鹽（堅明如水晶，琢為盤，以水濕之，可和肉食）、瓦矢實（類野蒿，實甚香，可辟蠹）、阿魏、甘露（小草叢生，其葉如蘭，秋露凝其上，味如蜜，可熬為湯）、花蕊布、名馬。獨峰駝、大尾羊、狻猊（產句水河邊葦叢中，七日內未開眼，取之，則易調習，稍長則難馴伏）。其貢駝、馬、玉石、海青。其域東抵亦力把力，西連哈烈，東至嘉峪關九千里。其入貢或三年或五年。起送無過三五十人，必經哈密。

#### ◎亦力把力

亦力把力地居沙漠間，不知古何國，疑即焉耆、龜茲地也。在白山南，都延城。今其地三千餘里，北二千餘里。元初分建諸王，合冊於此。國名別失八里。世祖立宣慰司，以萬戶慕公直為宣慰使。後置元帥府，領屯田。

本朝洪武二十三年，國主裡的兒火者遣使貢馬。

二十四年，遣主事寬徹、監察御史韓敬、大理寺評事唐鉦報之以書。諭別失八里黑的兒火者曰：「朕觀普天之下，后土之上，有國莫知其幾。雖限山隔海，殊方異類之民咸躋仁壽。而友邦遠國，順天奏大，以保國安民，皇天監之，亦克昌焉。曩者，我中國宋君奢縱怠荒，奸臣亂政，天監否德，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，入統華夏，生民賴以安靖。七十餘年，至於後嗣不修，國政大臣非人，紀綱盡弛，致使在野者強陵弱，眾暴寡，生民嗟怨。上達於天，簡在帝心，以革命新民。朕當大命，躬握乾符，以主黔黎。凡諸亂雄擅聲教違朕命者兵偃之，順朕命者撫存之，是以華夏奠安。惟元臣蠻子哈刺章等尚率殘兵於近塞，生釁寇邊，為民之巨害。遣兵致討，勢不容已。兵至捕魚兒海，故元諸王駙馬及其部屬悉來降附。其間有稱自撒馬兒罕等處來貿易者，凡數百人，遣使送歸本國，今三年矣。使者歸爾別失八里，王即遣使來貢，朕甚嘉焉。王其益堅事大之誠，通好往來，使命不絕，豈不保封國於悠久乎！特遣使嘉勞，其悉朕意。」徹等至其國，國主拘留之，副使二人還。

三十年，遣書諭之曰：「朕即位三十年，西方諸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，邊吏未嘗阻絕。朕復敕吾吏民不得恃強侵慢番商，由是爾諸國獲厚利，疆場無擾。是我中國有大惠於爾諸國也。向者撒馬兒罕遣使入貢，吾朝廷亦以其知事上之禮，故遣寬徹等使爾諸國通好往來，撫以恩信。豈意拘吾使者不遣，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人，而爾拘留吾使，豈禮也哉？是用遣使齎書往諭，使知朝廷

恩意。毋使道路閉塞，而啟兵端也。《書》曰：『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，惠不惠，懋不懋。』爾其惠且懋哉！」永樂四年，國主沙迷查遣使貢玉璞等方物。十一年，遣吏部員外郎陳誠（前行人）使其國。十六年，其臣速哥克刺滿刺入貢。言其主納裡失只罕為從弟不思弒之而自立。徙其國而去，更號亦力把力。宣德中，遣行人蕭鑾往報，至其地宣詔諭之。正統二年，國主也先不花遣使貢玉璞駝馬。天順以來，每修朝貢。今亦間至不絕雲。

其俗地無房屋，逐水草，置氈帳以居。畜牛羊駝馬。少種，五穀罕食，惟肉酪，衣服類回回，語言類畏兀兒。其王髡發，戴單刺帽，插鷓鴣翎，設彩繡氈帳，席地而坐。使者相見，不拜揖，惟行跪禮。

其山川曰白山（山中常火煙，出■砂處。彩者著木底鞋，皮底即焦，下有穴，生青泥，出穴外即為砂石，土人取以治皮），曰蔥嶺（高數百丈），曰金嶺（上有罷堂，小雪山，也有積雪），曰熱海。其產：銅、鐵、鉛、雌黃、胡粉、馬■牛、孔雀、氈氍、駝、葡萄、刺密、阿魏、白■布、■岡砂。其貢：玉璞、駝馬。其域：東距古沙州，西抵撒馬兒罕，南接于闐，北連瓦剌，東南至嘉峪關三千七百里。

#### ◎于闐

于闐居蔥嶺之北，出百餘里。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。五代晉天福中，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。遣使來貢，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。宋建隆、乾德、大中祥符皆入貢。嘉■中，遣使貢方物，請三號。乃以其國主為特進歸忠保順王。元豐中，上表稱于闐國王。元■後，詔令間歲一至。訖於宣和，貢獻不絕。其貢使每來必攜一寶鐺，往反如是。主客官視之一鐵鐺耳。蓋其來道涉流沙，逾三月程，無薪水，獨挈其水而行。是鐺者投以水，頃之已百沸矣，用是得不乏，故寶之。

本朝永樂六年，其酋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滿刺哈撒木丁等貢玉璞。自後亦不常至，間或一朝雲。

其人貌不甚胡，頗類華夏。工織紡，習機巧，喜浮屠法，事禩神。喜歌舞，相見以跪，得問遣書，戴於首乃發之。

其山川：曰蔥嶺，曰白玉河（城東國人夜視有光盛處，必得美珠），曰綠玉河，曰烏玉河（每秋取玉於河）。其產：玉、胡錦、獨峰駝、乳香、■岡砂、珠、珊瑚、翡翠、木香、琥珀、花蕊布、名馬、臘胸臍、金星石、水銀、阿魏、安息香、雞舌香、葡萄、獅子（宋奉宸庫有玻璃母一筐，初不知其美，諸鐺分去。後襲之，作百花香氣，清鬱可愛。詔收集之，此大食國所獻，即於闐古名也。今產不見志）。其域：東拒曲先衛，北連亦力把力，東北至肅州六千三百里。

#### ◎哈烈

哈烈古無可考。其地居平川，四面皆大山。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，國人尊之為速魯檀，猶華言君王也。東有淹都淮、八刺黑等城，皆隸之。或云魯迷等地亦相屬。

本朝洪武三十五年，遣使招諭酋長，賜織金文綺。永樂七年，其酋麼齋等遣使來貢方物。

按自哈密以下諸悉使臣進貢到京者，許就館中開市五日，除違禁之物並鞍轡刀劍外，其餘緞疋紗羅等項不係黃紫顏色龍鳳花樣者，許官民各色鋪行等持貨入館兩平買賣。仍禁私自交易。

正統二年，指揮哈只等遣使宋朝貢馬與玉石。後亦間至。嘉靖四年，魯迷地方進獅子二，西牛一。上詔：「獅子西牛送內府交收。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例留用調養。」御史張祿疏曰：「臣聞經史所載，周武王卻旅獒，漢文帝卻千里馬。今回夷西方之人，獅牛西方之物，以是人而貢是物，其來也遠，其行也久。固見陛下威德所致。但中外風土不同，而人物之性亦異，今留此人以養此物，非惟拂人之性，抑且違物之性也。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，且甚馴習，以為奇獸。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，亦如中原虎豹之類耳。其馴習亦無他，因彼飼■朱之久，故狎熟如此，奚足為奇。豈若麒麟鳳凰為國之禎祥者比也。以獅子言之，日食羊二隻，月計之則六十隻，年計之則七百餘只，計價當五百餘兩矣。以牛言之，食菽豆常理也。今聞食果餅等物，則是牛乃食人之食，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，與斷無是理也。至於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，難以數計。臣恐光祿財力有限，不宜濫費如此。靜焉思之，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益之人獸，夫何為也哉！伏願敕下該部，遣通事明諭夷人，使知中國寶賢人而不寶異物，今後勿使復進。仍返其物歸其人，薄其所賜，以阻其希望之心。可再教邊臣，自今以始，諸夷凡有來王，奏請裁處，如有以禽獸進者，即曉以朝廷好尚，在彼不在此。麾而止之。」

按魯迷不知果在何處。但夷使言十年至京，雖其誇遠要賞之詞，不足為據，然亦必西域遐荒之地。哈烈至肅州亦有一萬餘里，統謂之回夷。又產獅子，則魯迷為其所屬，或其連界，故附著其事於此。

魯迷使臣白哈兀丁等奏稱：「離家十年，來京進貢獅、牛、玉石、刀鏢等物，都蒙聖恩收受玉石刀鏢，賞賜絹疋少了。乞照撒馬兒罕等處進貢之例給賞。及稱進獅子、西牛，遠走七年，多受辛苦。今西牛賞賜四表裡，我每無指望回去。又稱有本國王子差往瓦剌買獅子、西牛，值銀二萬。在路使用，既到邊上三年，借銀三千兩為獅子、西牛吃用。望乞加賜。」上下禮部議。禮科都給事劉穆疏曰：「竊惟修貢獻琛者，遠人效順之誠。計費索償者，賈人規利之事。今魯迷使臣進貢方物，復以地理之遼遠，費用之繁重，及朝廷賞賚之多寡，管待之艱薄，形諸齒頰，則效順之誠安在！與賈人索償之事殆無異矣！況彼肆口浪言，何所憑信耶？臣思彼輩此來，久處邊鎮，遠馳驛遞，今與勇士旗軍喂養人等群聚禁城，其供億浩大，需索頻煩。昔召公戒武王勿受旅獒，漢文帝卻獻千里馬，我朝仁宗時罷西域賈胡入貢，宣宗時諭朝鮮國王勿獻鷹犬，是皆先代令王之懿規，我朝祖宗之盛節也。乞敕禮部議擬，不可復有增加。戒諭夷使是後更勿得以獅牛珍玉貢獻，以示明王不寶異物，不寶金玉之意。」上以夷人遠至，命加其賞。

夷使復奏陳乞。鴻臚寺通事胡仕紳疏曰：「臣思中國馭夷狄之道，恩固不可缺，而威亦不可無也。恩威兼濟，使之感而且畏，斯狡獪之心消矣。今有魯迷地面差來使臣火者把好丁阿力等，赴京進貢獅子西牛等物。陛下於方物則納之，於賞賜則厚之，於求討則與之，恩寵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。奈何各夷貪得無厭，屢求增賞。二次番本俱蒙聖旨下禮部看，陛下盛心，將欲示我天朝之寬大嘉被遠附之懋勳也。但此數夷詐偽多端，實難輕信。臣常譯審求討一十四番地面，有相去三四百里者，有相去一千餘里者。今一十四番人之中，臣近訪知魯倫刺如舍刺只者，乃魯迷阿力之親弟也；如火者亦速者，乃阿力之族弟也；如虎寫亦者，乃阿力之子也；如■吉列兒如何都辛者，又阿力之僕也。今各詐充正使，又各詐充各番王所差，豈有父子兄弟主僕之間而各自為一王之統屬？且又相去有三四百里或一千里之遠哉！臣原其故，皆由在邊三年之久，其餘撫夷諸官交通賄賂有以導之也。臣觀各夷到京之初，備銀二十五兩向臣等餽送，以為見面之禮。臣曰：『天子聖明，我不敢取。你遠人辛苦，我不忍取。』連令各夷持回。次日又令伴送百戶張連、舍人丁成復持番字紙帖向臣等告收前餽。臣又諭以朝廷之法度，並一身之名節，各夷稱歎而止。以此驗之，則各夷之於邊官必不能不致餽也。臣又觀去年哈密衛夷人虎力馬黑麻詐充忠順王母所差，有畏兀兒伴送。百戶金海曾與臣言：『忠順王母並王妻於正德年間被土魯蕃搶去，各將弓弦自縊身死。』邊方移文到京，兵部有案可查，則哈密之無王母久矣。邊官豈不知之！乃於冊報之中亦曰忠順王母所差也。至於求討番文亦曰忠順王母求討也。若匪交通重賄，豈肯欺君玩法之若是哉！以此驗之，則邊官之於各夷必不能不受賄也。臣又觀歷代史書，嘗有一言之善或一人之賢，而致外夷之畏服者。今各夷固知臣等明知其詐，臣若知而不言，是臣之待外夷也厚，而報陛下也薄。安知各夷之不笑臣之不識也哉！則又安知各夷之不笑中國之可以易欺也哉！伏望陛下將各夷父子兄弟主僕詐充各國正使情由，備降玉音，命禮部宣佈國威，嚴加戒斥。其所領賞賜求討等物，除應外其餘乞敕兵部，差賢能千百戶一員押解邊方給散。正國原差正使仍命兵部移文甘肅三堂，將撫夷諸官量行懲治。以後務要嚴加防範，不許交通賄賂，壞我國法，損我國威。庶恩惠可及於同貢之諸王，而奸偽可消於將來之眾使矣。」

上乃命給事中、錦衣千戶各一員住會鎮巡官，查看撫夷官員交通縱容情弊，奏來處置。自後各官稍知畏法，不受夷賄。夷使亦不敢縱肆奏討。哈烈至今時或朝貢。魯迷後無至雲。

其俗衣服喜鮮潔，色尚白。喪事易以青。國主之居，窗壁以金銀瑟瑟為飾，地施氈■，重席而坐。富家居室服用頗同國主，禮儀簡略。君臣相見，但行跪禮。無刑法，有罪罰錢。坊市無門斛，但用權衡。凡宴會環列而坐。酒器用金銀，餘用陶瓦，飲無匙

箸，惟以手取。婚室多以姊妹，謂為至親。死無棺槨，以布囊裹屍而瘞。國有學舍，中為大室，四面房廊，以居遊學之士，名曰默得兒塞。俗無正朔。不用甲子，以七日為一周，擇日用事則以第一日名阿啼納為上吉，凡拜天聚會用之。酒禁甚嚴，修行者多不飲酒，恐褻天也。

其產：葡萄、巴旦杏（有似棗而酣者，名忽鹿麻）、蘿蔔（大者十斤）、鎖伏（又名梭服，以烏毳為之，紋如紈綺）花毯（極細密，色久不變）、金、銀、銅、鐵、珊瑚、琥珀、珠、翡翠、水晶、金剛、硃砂、名馬、獅子。其貢：馬、玉石。其朝無常期，或三年或五年，其起送無過三五十人。其域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，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。

按西域種類繁多，古今名更不一，難於考索。永樂中，前行人陳誠與戶部主事李暹奉命招綏，魯歷哈烈，凡西番數十國無不遍歷，宣佈朝廷威德。既而各國遣使隨誠等詣闕謝恩。往還凡三歷寒暑。備錄其所睹山川、土產、人民、物壤、飲食、衣服、言語、好尚之異，為《西域行程記》獻之。詔付中館。宣德中，行人蕭鑾亦使哈密，凡經哈密譯通諸夷，俱蒙宣諭。則部落雖廣，皆行人四牡往來跋涉者。每誦唐人送使安西及詠西邊詩，使人遐想其風景，而況今我司之所曾歷者乎？故不敢以遠而略之，並著於編。又三代盛時，其疆域西不盡流沙，南不盡衡山，東不盡東海，北不盡恒山，地盡即止。漢始通西域，開西南夷，皆由陸以達。隋唐以來，航海之使始至。然皆各自君長，其國間有奉天子命封者。豈能如我朝威德所被，四夷八蠻皆稱臣妾，真如古越裳氏重九譯來庭，至於受冊建封者，奕世不變，中庸所謂天覆地載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，其此之謂乎！然而聖祖之心不自滿假，每懷無窮之憂，故其覽輿地圖，侍臣言：「今天下一統，海外變夷無不向化，誠古所未有。」聖祖曰：「地廣則教化難周，人眾則撫摩難遍。」此當戒慎。紂以天下而亡，湯以七十里而興。所繫在德，豈在地之大小哉！此與禹聲教四訖而存無若丹朱之警，湯奄有九有而懷若涉深淵之懼，真曠世同心者。宜子孫幅員萬年而保萬世太平之業也！猗歟盛哉！

又按西番地既荒遐，物產亦異，有不可以常理拘者。如景泰初，西番貢一貓，經過陝西莊浪驛時，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為驛丞，彰管其貢，使譯問貓何異而上供？使臣書示云：「欲知其異，今夕請試之。」其貓盛罩於鐵籠，以鐵籠兩重納於空屋內。明日起視，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。使臣云：「此貓所在，雖數里外，鼠皆來伏死。蓋貓之王也。」朱彰，原交人。